

蔡振家教授專訪

(2013/1/30)

蔡振家教授為台大物理系1994年畢業生，出於保護逐漸消失的傳統藝術的熱情，因而碩士時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博士時前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完成音樂學博士的學業，曾經在臺大醫學院耳鼻喉部從事博士後研究。現職台大音樂研究所助理教授。

做跨科際的人本身要像孫悟空一樣，有潑猴躁動的傾向

做跨科際的人，在個性上一定要有一點過動的傾向。要像孫悟空一樣閒不下來，會大鬧天宮。而面對傳統他不屑一顧——「以前你們都那樣做，我就偏不，不行嗎？」

我在做博士後研究（音樂學）時就有點這樣的潑猴傾向。那時我的老闆已經把醫學超音波應用到一般醫生想都想不到的地步了。而我更奇怪，因為我完全不懂醫學超音波，所以就更亂來。這樣亂來的結果竟然是發現了醫學超音波的另一種新的特別用法，他們也覺得很神奇。

這例子或許告訴我們：專家會被經驗限制，有時要潑猴來亂一下。許多極具原創性的火花就是外行的亂來摩擦出的結果。這樣跨科際的過程，是滿刺激的。

踏入跨科際這條路，需要有貴人相助

跨科際這條路需要有貴人相助，將你那扇窗子打開，不然的話，你很可能一輩子窗戶都是關的、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竟然能走這條路。

我當初念完傳統藝術碩士，到了德國念音樂學博士，因為德國人看不懂我們的傳統藝術，所以我就配合他們研究了「音樂的自然科學」。博士論文是「中國笛的物理學與心理學」。我有預感我將來會朝向認知心理學的方向前進，但這時仍然不算在生命科學的範疇裡。

我在高中時是二類組，什麼生命科學啊、神經科學啊，其實到了大學畢業可以說仍舊是一竅不通、一點也不熟，那時我也不會想到未來可能會唸到生命科學相關的書籍。一直到我博士班快畢業，我認識了一些對音樂有興趣的醫生，他們建議我可以開始讀生命科學或醫學的論文。我那時非常震撼，我從來都不知道竟有機會讀到這個論文、也不知道自己有能力讀這個論文。

剛開始會有些學科之間概念上、名詞上的障礙，由於幫忙我的人是有問必答，開頭的陣痛期過了、關卡突破了，之後我就有能力自修了。

物理系學生，我比較不擔心他們缺乏人文素養

在我印象裡面，物理系學生中文都比較好。就只有物理系比較偏人文，不知道為什麼？在理學院裡面，或者跟電資學院來比，物理系其實比較偏人文。

這樣其實還蠻奇怪的。以前我們班上同學互看，也是越看越怪，我們都一致會說：「全校只有數學系比我們怪。」數學系有時會有些對於哲學或歷史有非常深厚素養的怪咖。而念物理的人，比較對普遍性的（General）學問很熟、有興趣，如哲學。

物理系的「理想性」成分自然是高了點。物理本身就是一門基礎學科嘛！沒什麼業界可言，會有什麼開業的公司叫做「物理公司」嗎？所以說現在物理系有70%不讀物理，搞不好從我們那個年代就是如此了。因為念物理唸到後來不是當教授，應該就不是在物理界了，因為他找到了應用的面向，這個應用又跟人文有點關係。

所以如果你問：「物理系要有什麼人文素養？」

物理系學生，我比較不擔心他們缺乏人文素養。

跨科際其實是「科學人去跨人文」，反過來是不存在的

我認為跨科際素養其實比較像是天生的。如果你不是叫潑猴去跨、反而叫（西遊記裡的）唐三藏去跨，他怎麼會跨？西遊記裡的唐三藏他反映的是當時的政治嘴臉，也就是腐敗、不知變通，這種人要怎麼跨科際？

所以，我認為能跨的人去跨就足夠了。

但是，不能跨的人不要在旁邊謾罵。台灣見不得別人好的傾向蠻嚴重的。這種人，不問你跨科際有沒有什麼好的成就，什麼都不管、裝作沒看見，直直白白的告訴你：「你就不應該跨，你憑什麼跨？」他還會跟你講「每個學科都有主體性」。

文學院這種狀況比較嚴重，強調主體性，諄諄告誡你不能動搖「道統」。

而也就是因為「道統」放在那不知多久都沒人動，所以那個學科有點像一灘死水。

在有一次的我參加一個跨科際論壇，在很多人紛紛發言完之後，主持人跳起來說：「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可怕的事情？在場能夠跨人文跟科學的人，都是科學人，沒有一個人文的人，沒有人文的人要參加你們這個會議！」文院出的連參加都不參加耶。現場雖然也有像我一樣隸屬文學院的，可是明擺著我們以前都是念科學的，所以實際上是沒有文學底子的人。好可怕，這叫做跨嗎？這叫做科學人去跨人文，反過來是不存在的。

這個現象很多人講過了，可是那天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們在台上講的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點。後來我們面面相覷，「你也是……哇！你也是！」，轉的，本來都是念自然科學後來才轉到文科，發現都是，真可怕。